

# 沉陷

熙高 著

城市的沉陷和人格的沉陷，令局长沈一凡焦头烂额，走投无路。那么，他能不能人生觉醒，灵魂复苏？他的残破人格如何挣扎，如何救赎？他的儿子，女儿又如何经受炼狱？



NLIC2970757488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# 沉 陷

熙高 著

城市的沉陷和人格的沉陷，令局长沈一凡焦头烂额，走投无路。那么，他能不能人生觉醒，灵魂复苏？他的残破人格如何挣扎，如何救赎？「官二代」的儿子，女儿又如何经受炼狱？



NLIC 2970757488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沉陷/熙高著. —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  
2012. 2

ISBN 978-7-5402-2756-2

I. ①沉… II. ①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02827 号

## 沉陷

---

著 者 熙 高

责任编辑 马明仁 金贝伦

装帧设计 妮 可

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: 65243837

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南楼 邮编: 100054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联兴华印刷厂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3

字 数 302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0.00 元

---

燕山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失去的，更显无比珍贵；珍贵的，  
必将还要失去……

——作者题辞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章.....  | 1   |
| 第 二 章 ..... | 13  |
| 第 三 章 ..... | 29  |
| 第 四 章 ..... | 43  |
| 第 五 章 ..... | 59  |
| 第 六 章 ..... | 75  |
| 第 七 章 ..... | 83  |
| 第 八 章 ..... | 93  |
| 第 九 章.....  | 101 |
| 第 十 章.....  | 123 |
| 第十一章.....   | 139 |
| 第十二章.....   | 153 |
| 第十三章.....   | 161 |
| 第十四章.....   | 171 |
| 第十五章.....   | 183 |
| 第十六章.....   | 193 |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七章.....  | 203 |
| 第十八章.....  | 221 |
| 第十九章.....  | 233 |
| 第二十章.....  | 243 |
| 第二十一章..... | 253 |
| 第二十二章..... | 265 |
| 第二十三章..... | 275 |
| 第二十四章..... | 287 |
| 第二十五章..... | 297 |
| 第二十六章..... | 311 |
| 第二十七章..... | 319 |
| 第二十八章..... | 331 |
| 第二十九章..... | 347 |
| 第三十章.....  | 359 |
| 第三十一章..... | 373 |
| 第三十二章..... | 385 |



## 第一章

黄昏时分。

办公楼外。

沈一凡把小轿车的门一关，透过车窗，最后一次朝送行的人们摆了摆手，让司机开动了坐骑。

作为局长，他每天上下班都是公车接送的，但今天，小车才开出三分钟，他就让司机小郑停下了。

他下了车，笑着说：“小郑，我想自己走走，你回去吧。谢谢这些年你付出的辛苦！”

说完，他从皮包里掏出一块金灿灿的手表，递给小郑，并坦诚地加一句：“是别人送的，据说值几万块，我用处不大了，你用吧。”

司机小郑惊讶和感激的表情无以复加，直说：“这，这，这怎么好？这些年，要不是局长您照顾和厚爱，我……”

沈一凡摆摆手，说回去吧回去吧，转身就在林荫路上扯开了脚步。

想想，这个小郑给他开车快七年了。小伙子家穷，住在棚户

区，拿东西真当东西，拿工作也真当工作。所以外出开会发纪念品，他都给小郑。他最喜欢这小伙子厚道、忠诚、嘴严。这么多年，他沈一凡的公事私事，包括去幽会郁慧，小伙子半个字也没有外泄过。

别了，小郑，以及单位的一切。

沈一凡干脆把手机一关，真正感觉到排除了公务喧嚣和人际纠葛，净脱出一个原本的自我。他好像脱掉了一层戏装，摘下了一层脸谱，收回了出租几十年的躯体，把真实纯净的心灵归还了自己。终于退休，终于下岗，终于开了送别会，终于被同志们真真假假地送到楼外，算是站完了一生的最末一班岗，落下了公务舞台的大幕。从明天起，他再也不用上班，不用权衡，不用装扮，不用演戏，不用动心机，不用每天扮演双重乃至多重的人格了。正如古人所叹：“从此无心爱良夜，任他明月下西楼。”

暮春时节，这条林荫大道很有魅力。二十年前栽种的穿天杨挺拔伟岸，树梢已经超出六层楼高，将纵横交错的枝丫拼力伸展，铺张成遮天盖地的浓荫，使马路上方的青天只剩下了天河般的一线。而城市的维护者们预见到大风暴可能出现的危害，便在淘汰穿天杨之前又移植了大批法国梧桐。梧桐树下是多彩方砖铺成的人行道，人行道旁是草坪、花池，各种花卉正竞相怒放。现在夕阳多情，将玫瑰色的光锦透过枝叶抛掷下来，如同金线银线牵扯得丝丝缕缕，为马路上的一切披上霞光，使行人的生命活力抑制不住地躁动、流淌和荡漾。

路上的行人不多，凡是面熟的人都主动向他沈一凡点头，不认识的人也向他投以景仰和羡慕的目光。三十年前他有过一番光彩的创举，当时中央电台的《新闻联播》都报道过，全市百姓几乎家喻户晓。近年当了一局之长，地位高贵，大权在握，报上有名，荧屏有影，谁不知道赫赫有名的沈局长？家里儿女双全，

老伴贤惠，高楼大院，幸福美满，哪个不说他家是全市公认的一流家庭？他沈一凡没有白活，论事业功成名就，论爱情心满意足，六十年的岁月，获取了世上难得的圆满无憾的美好人生。他不信耶稣，也不信释迦牟尼，但他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心里说，感谢上帝，感谢佛祖！

黄昏像他的人生一样火红而靓丽，黄昏也使这条马路如同童话世界里的梦境。沈一凡对这条马路情有独钟。当年他跟妻子黄玉兰第一次刻骨铭心的深吻，就在夜阑人静的这条马路上。而与另外三个女人的暧昧关系，也与这条马路有些瓜葛。他跟郁慧初恋时，傍晚踏着积雪在这条马路上往复徘徊；近年晚上活动结束后他送陆婉回电视台时，也曾在这条马路上心猿意马；至于武桂枝，自从那次海滨疗养院的一夜之后，又在这条马路上两度相遇，她那放荡之态令他吃惊，没说上几句话就撩裙子……

呃，不想，不想，赶快闪过去！他每次念头一游移到非分的那些事儿上，赶紧回撤，就像甩掉什么污浊一样，唯恐多停留一秒。然而思绪好像故意同他开玩笑，一有机会就飞出来骚扰他一下。

还是想想妻子，想想自己的家吧。今天清晨他一睁眼睛，见妻子正枕在他的臂弯里抚弄着他胸上一片柔毛。他睡眼惺忪地用力拥了拥她，甜蜜的电流感还是击打了一下年老的身心。妻子柔情地问他：

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

“今天？周末……”

“周末还值得问你？”

“今天……哦，结婚纪念日啊，三十五周年啦！”

“下班庆祝庆祝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这也是他下班不坐车的缘由之一。他想路过副食商店完成妻子的嘱咐，买些下酒小菜。妻子是个无可挑剔的好妻子，三十多年来，她对这个家的付出，是他三辈子加在一起也抵不上的。她为他生了一儿一女，带孩子是她的专业，却也成了她的专利，宠得他沈一凡视尿片如禁品，很少下手尽做父亲的义务。他沈一凡心里有定盘星，妻子就是家，家就是妻子，外面哪怕彩旗飘飘，家里这面红旗绝对不能倒下。而今自己退休回家，伴随他到生命终点的人，就只有妻子了。至于别的女人，那只能算生命长河中的几朵浪花，或者是道德山路上的几个跟头。随着自己的退休，那些阴山背后的拈花惹草，那些不被人知的隐秘糗事，也应该一刀两断，遗落到消失的风尘里去……

呃，不想不想！赶快回家，今天晚上一定要将天伦之情融得甜甜蜜蜜的，对退休生活做一个开幕。

他加快脚步，转到正街，融入密密麻麻的人流之中。这条大街两旁的房子原先是一排排的“火柴盒”，住在里面就像被装进一格格的水泥笼子。近几年，全然变了风貌。火柴盒一夜拆除，奇形怪状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。高楼底层全是门市，伸出廊檐的匾牌、业幌、广告、样品，争奇斗艳。餐饮娱乐业为了取悦顾客，在门前的人行道上铺满地毯，服务小姐堵在街上用虚伪的笑脸和肉麻的动作拉人进店就范。这条街，连同它的传统和民风，都被现代的商业拜金化世俗化了。

沈一凡顺路买了一些下酒熟菜，有自称美国肯德基分店的炸鸡翅、英国伦敦式的烧牛排、日本料理的青豆鱼、巴黎风味的烤面包以及土产的花生米、豆腐干、咸水鸭、辣泡菜之类。购物方式也今非昔比，不仅买什么有什么，而且都随带包装袋。他双手成了满载的十指挂钩，两臂像企鹅般地张着，向家走去。

他的家住在清洁幽静的一个花园式小区里，虽然距离公主河

两岸的黄金地段较远，但地处城区边缘的山下，满眼绿色，空气清新，远离闹市，清幽宁静，是高层人士首选的居住地。他这个小区很有名堂，当初建成后吸引了半城民众参观游览，一座座楼房设计新颖，错落有致，环境幽雅，颜色协调，院落里开挖建造了湖泊、假山、甬路、草坪、花池、观赏树和儿童游乐场，看上去大有几多欧陆风情的现代味道。

他走到一座淡绿色的楼门口，在关闭的铁栅栏防盗门外停下脚步。他没有按动墙上通往自己家里的对讲机的按钮，不想让妻子给开铁门，而是自己用钥匙打开，稳稳地向六楼攀爬。不设电梯是开发商和用户的共识，既节约能源和资金，又给用户一个体育锻炼的机会。

当初单位分配这套六楼住宅的时候，他沈一凡并无攀登的劳累之感。后来房改，低价变成了私房，他仍然感到居住得很舒心，无意更换更高档的新居。只是这两年，才感到攀爬的费力，但也只是多喘几口气而已。现在爬上六楼以后，他没有急于进屋，而是站在门口稍作歇息。

由于传说有人为非作歹，他妻子黄玉兰给家人规定了敲门信号：连敲三下，空一拍，再敲两下，便可得到不被审问的待遇。当然，她在家内门厅里会透过门镜，所谓猫眼，确认了是自己人才会开门。

他如法炮制，于是家门无声而开。

站在门内的妻子黄玉兰虽然也是五十八九岁的人了，但一眼望去，还有些中年女人的余韵。尽管额头纹、眼角纹、嘴弧纹已无法掩饰，可她得益于皮肤白皙，脸型端正，五官的搭配很有味道，尤其眉毛里那颗美人痣，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。夫妻俩背地里调侃时，黄玉兰说自己只可远看、粗看、夜看，不可近看、细看、亮看。沈一凡说，那你就只可做“远景”，不可做“近景”

了。黄玉兰说，怪不得你离我越来越远了。沈一凡被这话一刺，差一点“没电”，愣一愣才说，那是被“远景”陶醉了。

其实，不管“远景”“近景”，她确实还残留着年轻时的影子，尽管一生操劳使她落下心脏病、糖尿病、高血压和哮喘病，一遇到刺激就反应强烈，供血障碍，要死要活，痉挛倒地，很是吓人，但在她心平气和时，也仍然令人涌动起甜蜜的温情和暖意。他沈一凡上了年纪，夫妻情事固然淡了些，稀了些，但他对她还有激情，还能来电，没有出现冷漠、厌恶、反感的逆向情绪。那么，他为什么在道德的禁苑里误踏几步？又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？他自己也觉得是个难解的谜。在当时的特定情境里，他败给了自己的理智，而走出那种迷雾漫瘴，又悔恨得痛不欲生。诱惑在里面，魔力在里面，苦恼在里面，怪圈也在里面！

今天同往常一样，他回到家来，一见到真爱的妻子和真爱的家，温情脉脉之中夹带着内心一丝愧疚，相濡以沫里面掺和着部分虚伪。他目光游移地冲着妻子笑了笑，假借回身关门赶快把目光移开。到家，他必须再次扮演双重人格，必须把灵魂残破的一角掖藏起来，把走出单位时脱掉的戏装和摘去的脸谱再重新挂上，扮演一个完美无缺的丈夫和父亲。有时候他也觉得太累了，可是，不扮演又怎么办呢？假如不慎败露真相，还不家破人亡，地覆天翻？

“嗨，买了这么多菜，我还炒了四个，饭桌放不下了。”妻子黄玉兰高高兴兴地接不过他手中的东西。

就在他换拖鞋时，一声呼唤，把沈一凡不安的灵魂提升到天堂。

“爷爷！”小孙子强强从屋里跑出来，像个鸡崽儿似的扑过来。

沈一凡激情无限地抱起孙子亲了亲小脸，其解脱感、幸福

感、亲情感不亚于升入天堂。人上了年纪，对隔辈人的爱胜于一切，甚至可以感觉使斑驳陆离的灵魂回归到天真无邪的境界。小孙子是他精神枷锁的解脱工具，小孙子是他重负心灵的栖憩港湾。

不过，这孩子也怪可怜的，才刚刚5岁，就经受父母离异这种人生的天断地裂，要不是有爷爷奶奶监护，还不知遭受多少罪呢。虽然法院判定妈妈有探视权，但他妈妈轻易也不来一趟，一旦来了反而更刺伤他幼小的心灵。那一次，他妈妈李秀梅总算来了，按照原婆婆的信号敲门，而当黄玉兰为她开了门以后，她却语塞，不知怎么称呼好了，发出半截“妈”的音节，马上又改为结婚前称呼的“黄姨”，也觉不妥，又随孩子叫了声“奶奶”，并且站在门口不进来，要求接孩子出去玩玩。正赶上强强“耍驴”，非要拉上爸爸一块儿去，弄得孩子爸爸沈子江也只好从屋里出来尴尬地同秀梅见面。但沈子江那小子还是一副玩世不恭的德行，对秀梅说，前妻别来无恙？什么时候跟后丈夫结婚哪？我去祝贺。秀梅立刻气得眼圈通红，一转身跑了。强强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，躺到地上搓脚打滚儿。黄玉兰掉下了眼泪。他沈一凡也鼻子发酸，狠狠地照儿子屁股踢了一脚。

而今，做父亲的最不了解的人恐怕就是自己的儿子了。古今中外的话题张口就接，旁征博引，口若悬河，观念前卫，似乎没有什么他不知道的，但是，放着大学文凭不要，为什么退学呢？回来放着厂长不当又为什么到文化局当一个小科员呢？而他在文化局的工资不过一两千元，又为什么账户上却能几十万几十万地走动呢？

灌到他这个父亲耳朵中的闲话很多，有人说他儿子是“万能经纪人”，有人说沈子江是“百业秘书长”，还有人猜测他是百万富翁还是千万富翁都很难说。当爸爸的没少严厉地审问他，

他只是笑，说：“我不光经得起社会的审查，也经得起您老人家的审查。我一分一角都是应得的报酬！盗窃，我不会；贪污，我不管钱；受贿，我又不是权贵，我能犯哪条法？”

沈一凡想想，也对，只能批评他生活作风不好，跟媳妇离了婚，又左一个姑娘右一个姑娘地结识、喝酒、跳舞，既不算恋爱，也不谈结婚，不真不假，不清不楚，成什么体统？儿子笑笑，说，爸，你那一套观念该进博物馆了。

咳，儿子是他的一块心病！

“莉莉呢？”他问妻子。

“说是下午的飞机，误不了回家吃晚饭。谁知道呢？哼哼，一股风，满天飞，到这会儿连个影子还没见。”

叫沈莉莉的那个女儿，是沈一凡心爱的宝贝，也是他另一桩心事。她是薄雾轻云中的一个万花筒，瞬息万变，朦朦胧胧，总是看不到她在哪一个点上立足。她色彩万千，多棱多角，追寻新奇，从不停顿，而她追求的到底是什么，却是雾里看花，辨不出颜色。

这个丫头，快到30的大姑娘了，也不结婚，跟上司马典闹了一场婚外恋，弄得里外不是人，就到深圳、上海去了。六年过去了，现在，有没有男友，男友是谁，父母不光摸不着底细，连问也问不出真话。偶尔从南方回来，完全消失了天性和真诚，问她在外职业和事业，今天说一样，明天说一样，也不知道她在那十里洋场做些什么，更不知道她那如流水的金钱来自何处。最近，外界的传言更有点雷人而荒诞，说她在深圳有一处别墅，在上海有几套公寓，同她有亲密关系的男人，没有一个白丁，除了大老总就是司局级官员。

对于这些流言蜚语，他沈一凡总是嗤之以鼻，觉得纯粹是胡说八道！他明白，莉莉身为干部之女，过于招摇，引来反感、嫉

妒、编排、猜疑，都不算奇怪。自己从小摸她头顶长大的，谅她也不会岔出大格。不过，好几年了，离开父母的眼睛，社会又是如此张牙舞爪，怎么不叫老爸牵肠挂肚？

儿子、女儿到现在还没回来，这让沈一凡有些扫兴。强强骑够了爷爷的脖子，要下来跟爷爷玩积木，扯着爷爷的手往儿童室拉。

他家是一套四室两厅一厨二卫的现代公寓住房，光客厅餐厅就近40平方米，地板、吊棚、壁纸都装修得豪华精致，配以沙发、电视、字画、花盆、水晶灯，宽敞明亮，十分舒适。主卧室老两口居住，内有卫生间。儿子沈子江另有住宅，近几年从来不在父母家里留宿。倒是给女儿留着一间做闺房，但长年空置，偶尔回来一次，就把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淘汰一批，扔到垃圾篓里，心疼得她妈直咧嘴，就偷偷地捡到自己屋里。另外还有书房一间，是他沈一凡的天地。剩下向阳的那间就做了儿童室。

沈一凡被小孙子拉到儿童室，满地玩具，一老一小就席地坐下。精致的地板上又铺了一层泡沫拼块，色彩和画面充满童趣，沈一凡经常同小孙子坐在上面玩积木，非常投入，玩一会儿就半坐半躺，憨态可掬，六十来岁的人简直就像一个小孩子。

“一个都不回来，菜都凉了，怎么办？”老伴黄玉兰出现在儿童室门口。

“咱们先吃，不等那俩混蛋，别让孙子饿着。”沈一凡说。

奶奶领着小孙子到餐厅，在圆形餐桌前坐下，爷爷奶奶分别坐到小孙子两边。一桌子丰盛的菜肴和几种酒瓶，面对老小三个人，显得十分冷清。沈一凡慨叹，三十五周年的结婚纪念日，自己给自己过吧，儿女自有儿女的生活，连顿团圆饭也吃不成，将来还指望他们养老送终吗？

沈一凡发泄般地喝酒、吃菜。抬眼看看老伴，她只顾精心地

伺候孙子，眼圈的红润透露出她的心酸。沈一凡不由得在心里又骂几句：儿子混蛋，女儿混蛋，连老伴那个侄女黄晓铃也混蛋，平时常来常往，这会儿需要她的时候，也不见人影！

正在这时，突然电话铃响了。沈一凡刚要起身到客厅抓电话，黄玉兰习惯性地如同弹簧，腾地起身跑向门厅。沈一凡这才明白，不是电话，是挂在大门后的对讲器在响。这种现代设备一端在家里，一端在楼门外。外人来访，必须按动标着主人房号的电钮，主人通话认定之后，在室内按动控制电钮，楼门才能自动打开。现在这会儿，谁会来访？莫不是儿子女儿俩孩子之中的一个？莫不是像亲生孩子一样的黄晓铃？沈一凡心里一阵高兴。

“喂，谁呀？”黄玉兰拿起对讲器问。

“快打开电视看看！”

“什么？电视？”

“对，本市台。”

黄玉兰回身对沈一凡说：“是一楼街委的刘大妈，她让快看电视，不知有什么大新闻？”

沈一凡放下筷子，从餐厅快速走到客厅，急忙打开电视，坐到对面的沙发上。

未等荧屏完全清晰，嘈杂混乱的声音先喷薄而出：

“担架！担架！”

“腿，腿，腿卡住了！”

“低点，低点，再低！”

“慢些，慢，好！”

沈一凡头脑中立即猜测出，可能是发生恶性交通事故了。

荧屏完全清晰了。一位头破血流的卡车司机，正从驾驶室里被抢救出来，平放到担架上，抬向救护车。

沈一凡不由得“哦”了一声，证实了自己的猜想，是交通

事故。

可是，镜头一摇，荧屏出现了惊人的一大惨象，大街的马路上下陷下去一个大坑，足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，三个喷水池那么深。出事的那辆卡车，前轮掉进大坑里，后轮却挂在坑沿上，高高地蹶起了车屁股。而那陷下去的大坑里，还有一辆卡车和一辆轿车，不知司机是否出来，更不知是死是活。

沈一凡暗自大吃一惊。啊？不是什么交通事故，而是马路发生了大面积沉陷。那么，马路为什么沉陷？是路基没有夯实，还是别的原因？

他还未及看清，画面一转，又是一个雷人的特写镜头：满脸鲜血，横流竖淌，是个女人，头发粘结成一滩血污，也是躺在担架上。而背景，却离开了马路，变成了马路旁边的楼房。

焦距拉开，出现一个残破的楼门，接着是几个满身灰尘的人背着几个血流满面的人涌了出来。

沈一凡脑海里快速运转，却难以作出判断：怎么马路边的楼房里也伤了人？要是同时发生了火灾？可是火灾怎么不见烟尘呢？

焦距又拉开，整座大楼显现在荧屏画面上。呀？怎么整座大楼是倾斜的？哎呀呀，地震？发生地震了？造成地震灾难了？可是，同在一市，自己为什么没有一点儿震感呢？

但是，镜头往公主河两岸一调，沈一凡立即目瞪口呆了。不是一座楼房倾斜，而是一片！这情景顿时震撼了沈一凡的灵魂，啊啊，不是地震，是沉陷，是地面沉陷，是公主河岸边的沉陷！

这噩梦自己做了整整30年，终于来了，还是来了，猝不及防而又铺天盖地地来了！

电视主持人陆婉的声音，恰恰道破了沈一凡最忌讳的心底暗语：“据专家初步推断，这是滨河煤矿地下采空区的沉陷……”